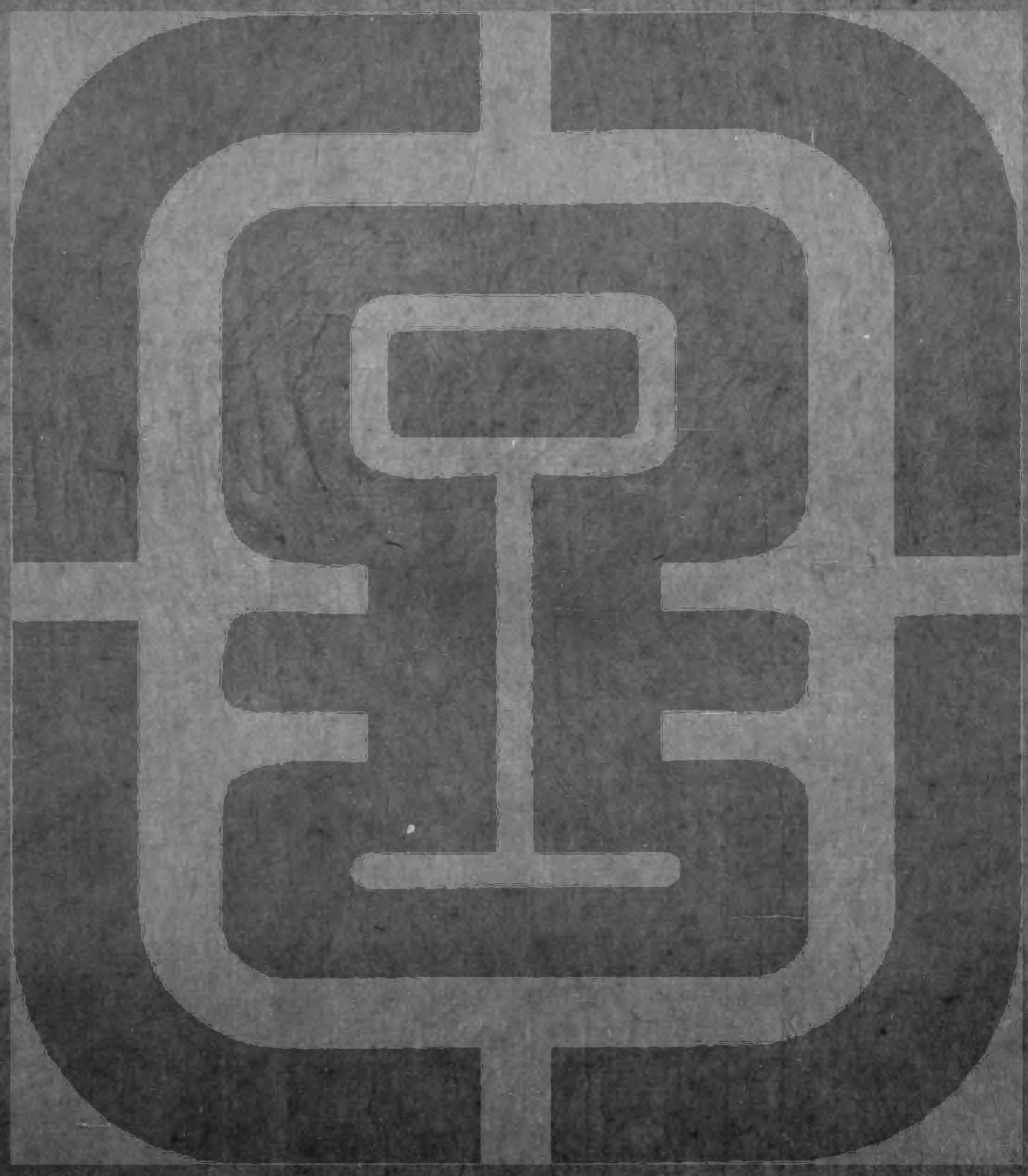


五燈會元卷第十七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黃龍慧南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黃龍祖心禪師　東林常總禪師

寶峯克文禪師　雲居元祐禪師　大溈懷秀禪師

黃檗惟勝禪師　柘聖法宬禪師　開元子琦禪師

仰山行偉禪師　福嚴慈感禪師　雲蓋守智禪師

玄沙合文禪師　建隆昭慶禪師　報本慧元禪師

隆慶慶閑禪師　三祖法宗禪師　泐潭洪英禪師

保寧圓璣禪師　五祖曉常禪師　黃龍元肅禪師

石霜琳禪師　華光恭禪師

上藍順禪師　自常禪師至此不列章次

四祖法演禪師　清隱清源禪師　雪峯道圓禪師
靈巖重確禪師　黃泉曇秀禪師　興國契雅禪師
三角慧澤禪師　法輪文昱禪師　高臺宣明禪師
積翠永庵主　歸宗志芝庵主　靈鷲慧覺禪師

南嶽下十三世上

黃龍心禪師法嗣

黃龍悟新禪師　黃龍惟清禪師　泐潭善清禪師
青原惟信禪師　夾山曉純禪師　三聖繼昌禪師
雙嶺化禪師　龜山曉津禪師　保福本權禪師
雙峯景齊禪師　護國景新禪師　黃龍智明禪師
道吾仲圓禪師　太史黃庭堅居士　觀文王韶居士
秘書吳恂居士

東林總禪師法嗣

泐潭應乾禪師　開先行瑛禪師　圓通可僊禪師
象田梵卿禪師　慧力可昌禪師　棲真德嵩禪師
褒親有瑞禪師　萬杉紹慈禪師　衡嶽道辯禪師
禾山志得禪師　褒親諭禪師　龍泉夔禪師
兜率志恩禪師　興福康源禪師　慧圓上座
內翰蘇軾居士

寶峯文禪師法嗣

泐潭文準禪師　兜率從悅禪師　法雲杲禪師
文殊宣然禪師　慧日文雅禪師　洞山梵言禪師
五峯本禪師　壽寧善和禪師　上封慧和禪師
洞山至乾禪師　太平安禪師　報慈進夾禪師
黃檗道全禪師　寶華普鑑禪師　九峯希廣禪師
清涼慧洪禪師　趙化靜禪師

石頭懷志庵主　雙溪印首座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信州章氏子依泐潭澄禪師分座接物名振諸方偶同雲峯抗禪師游西山夜話雲門法道峯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師詰其所以異峯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汞鉛徒可翫入煆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峯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即背去師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峯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計之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即造石霜中途聞慈明不事事忽叢林遂登衡嶽乃謁福嚴賢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既至目其貌剥諸方件件數為邪解師為之氣索遂造其室明曰書記須徒游方借使有疑可坐而商略師哀祈愈切明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鵶鳴皆應喫棒明即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明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為汝勘破了也且鄉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加荅次日又詣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邪明曰你作罵會鄉師於言下大悟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讎呈慈明明頷之後開法同安初受請日泐潭遣僧來審師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而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將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澄不懌自是泐潭舊好絕矣問儂家自有同風事如何是同風事師良久僧曰恁麼則起動和尚去也師曰靈利人難得僧禮拜示衆曰江南

之地春寒秋鞚近日已來滴水滴凍僧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滴水滴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釘根桑樹闊角水牛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花師曰棍無襠袴無口問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曰學人來曉乞師方便師曰大庾嶺頭笑却成哭問一不去二不住請師道師曰高祖殿前樊噲怒曰恁麼則今日得遇紹崙也師曰仰面看天不見天問德山棒臨濟喝直至如今少人拈掇請師拈掇師曰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機曰作家宗師今朝有在師便喝僧禮拜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着上堂橫吞巨海倒卓須彌衲僧面前也是尋常茶飯行脚人須是荊棘林內坐大道場向和泥合水處認取本來面目且作麼生見得遂拈拄杖曰直饒見得未免山僧拄杖上堂聖凡情盡體露真常拈起拂子曰拂子跨跳上三十三天攔腰帝釋鼻孔驢唇先生拊掌大笑道盡十方世界覓箇識好惡底人萬中無一擊禪牀下座上堂說妙談玄乃太平之蕞賊行棒行喝為亂世之英雄英雄蕞賊棒喝玄妙皆為長物黃檗門下總用不着且道黃檗門下尋常用箇甚麼喝一喝上堂撞鐘鐘鳴擊鼓鼓響大衆穀勤問訊同安端然合掌這箇是世法那箇是佛法咄上堂有一人朝昏華嚴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恭禪不論義把箇破席日裏睡於是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為一人無為安下鄉一箇即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矣一張弓擊禪牀下座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乃拈拄杖曰道之與聖總在歸宗拄杖頭上汝等諸人何不識取若也識得十方剎土不行而至百千三昧無作

而成若也未識有寒暑弓但君壽有鬼神弓妬君福上堂半夜
捉烏雞驚起梵王睡眈嵐風忽起吹倒須彌山官路無人行私
酒多人喫當此之時臨濟德山開得口張得眼有棒有喝用不
得汝等諸人各自尋覓祖業契書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上
堂舉大珠和尚道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
佛滅度也好箇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討箇入路既得
箇入路又須得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
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既知寬廣又
知淺深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摑摑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
鵲噪鵶鳴栢樹間上堂千般說萬般喻秖要教君早回去去何
處良久云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樹因化主歸上堂
世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變生為熟者不
易四端坐喫者不易更有一種不易是甚麼人良久云瀉便下

座時翠巖真為首座藏主問云適來和尚道第五種不易是甚麼人真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拈拄杖
曰橫拈倒用撥開彌勒眼睛明去暗來敲落祖師鼻孔當是時
也目連鶖子飲氣吞聲臨濟德山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咄
師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
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叅請宗師所得却
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
旨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叢林目之為黃龍三關師自頌曰生
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鰕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
趙州茶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
佛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着無生會得雲收日卷方知此
道縱橫總頌曰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闢為報五湖
叅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熙寧己酉三月十六日四祖演長老
通嗣法書上堂山僧才輕德薄豈堪人師蓋不昧本心不欺諸

聖未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輪迴今出輪迴未得解脫今得解脫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覺世尊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六祖夜半於黃梅又傳箇甚麼乃說偈曰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得首山曾漏泄新婦騎驢阿家牽翌日午時端坐示寂闍維得五色舍利潴于前山謚普覺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祖心寶覺禪師南雄鄒氏子叅雲峯悅禪師三年無所得辭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禪師師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峯會悅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開悟徽見二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坐具檗曰子已入吾室矣師踴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百計搜尋檗曰若不教你如此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即吾埋沒汝也住後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身貧無被蓋曰莫孤負他先聖也無師曰闇黎見處又作麼生僧畫一圓相師曰燕雀不離窠僧禮拜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始愁人問未登此座時如何師曰一事全無曰登後如何師曰仰面觀天不見天上堂愚人除境不忘心智者忘心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觸因遇緣無障礙遂舉拂子曰看拂子之過西天却來新羅國裏知我者謂我拖泥帶水不知我者贏得一場怪誕上堂大凡窮生死根源直須明取自家一片田地教伊去處分明然後臨機應用不失其宜恁如鋒鋩未兆已前都無是箇非箇瞥爾爆動便有五行金土相生相尅胡來漢現四姓雜居各任方隅是非鋒起致使玄黃不辨水乳不分疾在膏肓難為救療若不當陽曉示窮子無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便可頓忘諸見諸見既

盡昏霧不生大智洞然更非他物珎重上堂擊禪牀曰一塵纔
舉大地全收諸人耳在一聲中一聲遍在諸人耳若是摩霄俊
鶻便合乘時上濼困魚徒勞激浪上堂不與萬法為侶即是無
諍三昧便恁麼去爭柰絃急則聲促若能向紫羅帳裏撒真珠
未必善因而招惡果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人點頭
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着
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
雲若是覆盆之下又爭怪得老僧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
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
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胷中物既在胷不安之相常在目
前既在目前觸途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度
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上堂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
無人金沙混雜還有無師自悟底麼出來辯別看乃舉拂子曰

且道是金是沙良久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上堂有時開門待
知識知識不來過有時把手上高山高山人不顧或作敗軍之
將向闇黎手裏拱手歸降或為忿怒鄰吒敲骨打髓正當恁麼
時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底麼有則向百尺竿頭進取一步
如無少室峯前一場笑具上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
虛空時無是無非法便恁麼休去停橈把纜且向灣裏泊船若
據衲僧門下天地懸隔且道衲僧門下有甚長處柳栗橫擔不
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上堂一不向二不開翻思南嶽與天台
堪笑白雲無定止被風吹去又吹來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
明眼漢謾他一點也不得仁者心動且緩緩你向甚處見祖師
乃擲下拂子曰看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現
在佛法委付黃龍放行則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把住則杳杳冥
冥其中有精且道放行即是把住即是竿頭絲線從君美不犯

清波意自殊上堂麈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也應難懵左鄉能善田互手擎日月背負須彌擲向他方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其中衆生騎驢入諸人眼裏諸人亦不覺不知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劫是則名為報佛恩上堂一漚未發古帆未征風信不來無人舉棹正當恁麼時水脉如何辯的君不見雲門老垂手處落落清波無透路又不見華亭叟泄天機夜深空載月明歸莫怪相逢不相識從教萬古漫漫黑上堂馬祖陞堂百丈卷席後人不善來風盡道不留眹迹殊不知桃花浪裏正好張帆七里灘頭更堪垂釣如今必有辯浮沉識深淺底漢試出來定當水脉看如無且將漁父笛閒向海邊吹上堂風蕭蕭兮木葉飛鴻鴈不來音信稀還鄉一曲無人吹令余拍手空遲疑上堂鏡像或謂有攬之不盈手鏡像或謂無分明如儼圖所以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秪麼得還會麼不作維摩詰又似傅大士上堂夫玄道者不可以設功得聖智者不可以有心知真諦者不可以存我會至功者不可以營事為古人一期應病與藥則不可若是丈夫漢出則經濟天下不出則卷而懷之尒若一向聲和響順我則排斥諸方尒若示現酒肆媱坊我則孤峯獨宿且道甚處是黃龍為人眼師室中常舉拳問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將入滅命門人黃太史庭堅主後事茶毗日隣峯為秉炬火不續黃顧師之得法上首死心新禪師曰此老師有待於吾兄也新以喪拒黃強之新執炬名衆曰不是餘殃累及我彌天罪過不容誅而今兩脚捎空去不作牛兮定作驢以火炬打一圓相曰秪向這裏雪屈擲炬應手而藪靈骨窆于普覺塔之東謚寶覺禪師

江州東林興龍寺常總照覺禪師延平施氏子久依黃龍密授大法決旨出住沔潭次遷東林皆符讖記僧問乾坤之內宇宙

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如何是寶師曰白月現黑月隱曰非
但聞名今日親見師曰且道寶在甚麼處曰古殿户開光爍爛
白蓮池畔社中人師曰別寶還他碧眼胡又僧出衆提起坐具
曰請師荅話師曰放下着僧又作展勢師曰收曰昔年尋劍客
今朝遇作家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僧便喝師曰喝老僧鄉僧
又喝師曰放過又爭得便打上堂乾坤大地常演圓音日月星
辰每談實相翻憶先黃龍道秋雨淋漓連宵徹曙點點無私不
落別處復云滴穿汝眼睛浸爛汝鼻孔東林則不然終歸大海
作波濤擊禪牀下座上堂老盧不識字領明佛意佛意離文墨
故白兆不識書圓悟宗乘宗乘非言詮故如此老婆心分明入
泥水今時人猶尚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良久曰爭怪得老僧
陷興府寶峯克文雲庵真淨禪師陝府鄭氏子坐夏大溈聞僧
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無透路師乃領解

往見黃龍不契却曰我有好處這老漢不識我遂往香城見順
和尚順問甚處來師曰黃龍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黃
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龍垂語云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
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住持勝上座云猛虎當路坐龍遂令去
住黃檗順不覺云勝首座秖下得一轉語便得黃檗住佛法未
夢見在師於言下大悟方知黃檗用處遂回見黃龍龍問甚處
來師曰特來禮拜和尚龍曰恰值老僧不在師曰向甚麼處去
龍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曰恁麼則學人得自在去也龍曰
脚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唱來龍曰何曾得自
在師指鞋曰何嘗不自在龍駭之開堂日拈香祝聖問荅罷乃
曰問話且止秖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甚麼處
來垂一足曰昔日黃龍新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
師一切聖賢無敢越者若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

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則且置印在甚麼處還見麼若見非
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分付若不見而我自收遂收足喝一喝
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驢脚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而今
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有不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謾你諸人去
也故我大覺世尊昔於摩竭陀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豁然
悟道大地有情一時成佛今有釋子沙門某於東震旦國大宋
鎮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箇甚麼以拂子畫曰我
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僧
曰何哂之有師曰笑你隨語生解曰偶然失利師喝曰不得禮
拜僧便歸衆師復笑曰隨語生解問江西佛手驢脚接人和尚
如何接人師曰鮎魚上竹竿曰全因今日師曰烏龜入水問新
豐吟雲門曲舉世知音能和續大衆臨筵願清耳目師以右手
拍禪牀僧曰木人拊掌石女揚眉師以左手拍禪牀僧曰猶是
學人疑處師曰何不脚跟下薦耳僧以坐具一掃師曰爭柰脚
跟下何問遠遠馳符命禪師俯應機祖令當行也方便指群迷
師曰深曰深意如何師曰淺曰教學人如何領會師曰熟問馬
祖下尊宿一箇箇阿漉漉地唯有歸宗老較些子黃龍下兒孫
一箇箇硬剥剥地秪有真淨老師較此子學人恁麼還扶得也
無師曰打疊面前搕擡却曰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師不荅
僧曰這箇為上上根人忽遇中下之流如何指接師亦不荅僧
曰非但和尚懺羅學人亦乃一場敗缺師曰三十年後悟去在
問承古有言衆生日用而不知未審不知箇甚麼師曰道曰忽
然知後如何師曰十萬八千僧提起坐具曰爭柰這箇何師便
喝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脚頭脚尾横三竪四北
俱盧洲火發燒着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箇霹靂
直得傾湫倒嶽雲黯長空十字街頭廉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

掌呵呵大笑曰鎮陽城中近来少賊乃拈拄杖曰賊賊上堂道
泰不傳天子令行人盡唱太平歌五九四十五莫有人從懷州
来麼若有不得忘却臨江軍豆豉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拈
拄杖曰洞山拈起拄杖子你諸人合作麼生擊香卓下座上堂
棍無襠袴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趙州老漢少賣弄然則國清
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奈未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
者半作賣花人上堂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庭不信自已佛
事唯憑少許古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相法門動即背
覺合塵黏將去脫不得成學者来如印印泥遍相印授不唯自
誤亦乃誤他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秖有一口劍凡是来者一
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
見伊纔向前便為斬斷然則刚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有無
罪庭麼也好與三十拄杖上堂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

鉢盂裏飼飯淨瓶裏吐唾執法修行如牛拽磨上堂洞山門下
有時和泥合水有時壁立千仞你諸方擬向和泥合水處見洞
山洞山且不在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山且
不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一切處你
擬不要見洞山鼻索又在洞山手裏擬瞌睡也把鼻索一掣秖
見眼孔定動又不相識也不要你識洞山但識得自已也得上
堂汾陽莫妄想俱胝豎指頭古今佛法事到此一時休休休却
憶趙州勸婆子不風流處也風流拈拄杖曰為衆竭力上堂頭
陀石被莓苔果擲筆峯遭薜荔纏羅漢院裏一年度三箇行者
歸宗寺裏恭退喫茶上堂師子不食鵰殘快鷹不打死兎放出
臨濟大龍抽却雲門一顧拈起拄杖曰雲行雨施三草二木師
崇寧改元十月旦示疾望乃愈出道具散諸徒翌日中夜沐浴
更衣趺坐衆請說法示偈及遺誡宗門大畧言卒而逝火葬焰

成五色白光上騰煙所至處皆設利分骨塔于泐潭新豐
南康軍雲居真如院无祐禪師信州王氏子僧問如何是道林
的旨師曰劄曰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師曰汝皮袋壹多少
曰高着眼看師曰自領出去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胡天
雪壓玉麒麟問如龜藏六時如何師曰文彩已彰曰爭奈處處
無縱跡師曰一任拖泥帶水曰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果然上
堂過去諸如來更不再勸現在諸菩薩放過即不可未來修學
人謾他一點不得所以教中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
法界性一切惟心造雖然如是雲居門下正是金屑落眼上堂
凡見聖見春雲掣電真說妄說空花水月翻憶長髭見石頭解
道紅爐一點雪擊禪牀下座上堂龜毛為箭兎角為弓鄉吒忿
怒射破虛空虛空撲落傾湫倒鬱巒壁无礙放光明歸依如來
大圓覺擊禪牀下座上堂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好箇真消
息憑君子細看黃龍先師和尚身放倒還有人扶得起麼祖橋不
了殃及兒孫擊禪牀下座上堂一切聲是佛聲以拂子擊禪牀
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又曰一切色是佛色乃拈起拂子曰今
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已到之者頂戴奉行未到之者應如是
知應如是信擊禪牀下座今諸方三塔師始創也
潭州大溈懷秀禪師信州應氏子僧問昔日溈山水牯牛自從
放去絕蹤由今朝幸遇師登座未審時人何處求師曰不得犯
人苗稼曰恁麼則頭角已分明師曰空把山童贈鐵鞭
常州黃檗惟勝真覺禪師潼川羅氏子居講聚時偶以扇勒窓
孤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大悟白本講
時令赤問師往往黃龍後因瑞州太守委龍遴選黃檗主人龍
至衆舉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若人道得乃往住持師
出荅曰猛虎當路坐龍大悅遂令師往由是諸方宗仰之上堂

臨濟喝德山棒留與禪人作模範歸宗磨雲峯毬此箇門庭接
上流若是黃檗即不然也無喝也無棒亦不推磨亦不輒毬前
面是案山背後是主山塞却你眼睛撥破你面門於此見得得
不退轉地盡未來際不向他求若見不得醍醐上味翻成毒藥
上堂寂兮寥兮鱔鰡皎皎下空谷寬兮廓兮曦光赫赫流四海
書谿路上勦絕人行多子塔前駢闐如市直饒這裏驀得個儻
分明未是衲僧浩計大丈夫漢須是向黑暗獄中敲枷打鎖鐵
鬼隊裏放火奪槊推倒慈氏攪拆却空王殿靈苗瑞草和根拔
滿地從教荊棘生
隆興府祐聖法宮禪師潮明戴氏子晚見黃龍淵蒙印可上堂
此事如醫家驗病方且雜毒滿腹未易攻治必瞑眩之藥而後
可瘵就令徇意投之適足狂惑增其沉痼求其已病不亦左乎
法堂前草深於心無媿

蘄州開元子琦禪師泉州許氏子依開元智訥試經得度精楞
嚴圓覺棄謁翠巖真禪師問佛法大意真唾地曰這一滴落在
甚麼處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脾疼直解顏辭叅積翠歲餘盡得
其道乘間侍翠商確古今適大雪翠指曰斯可以一致若帚否
師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駁豈復有我知有庭人於一
切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聲於擬議乎一日翠
遣僧逆問老和尚三關語如何師厲聲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
麼翠聞益奇之於是名著叢席翠歿四祖演禪師命分座室中
垂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為誰後傳至東林總禪師歎曰
琦首座如鐵山萬仞卒難逼他語脉未幾以開元為禪林請師
為第一世上堂虛空無內外事理有短長順則成菩提逆則成
煩惱燈籠常瞌睡露柱亦懊惱大道在目前更於何處討以拂
子擊禪牀上堂四面亦無門十方無壁落頭髯鬚耳卓朔箇箇

男兒大丈夫何得無繩而自縛且道透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
曰踏破草鞋赤脚走僧問須彌納芥子即不問微塵裏轉大法
輪時如何師曰一步進一步曰恁麼則朝到西天暮歸唐土師
曰作客不如歸家曰久嚮道風請師相見師曰雲月是同谿山
各異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河朔人也東京大佛寺受具聽習圓覺微
有所疑挈囊游方專扣祖意至南禪師法席六遷星序一日扣
請尋被喝出是擬跨門頓省玄旨出世仰山道風大著上堂大
衆會麼古今事掩不得日用事藏不得既藏掩不得則日用現
前且問諸人現前事作麼生叅上堂大衆見麼開眼則普觀十
方合眼則包含萬有不開不合是何模樣還見模樣麼久叅高
德舉處便曉後進初機識取模樣莫秪管貪睡睡時眼見箇甚
麼若道不見與死人何別直饒丹青處士筆頭上畫出青山綠
水夾竹桃花秪是相似模樣設使石匠錐頭鑽出群羊走獸也
秪是相似模樣若是真模樣任是處士石匠無你下手處諸人
要見須是着眼始得良久曰廣則一線道狹則一寸半以拂子
擊禪牀上堂鼓聲纔動大衆雲臻諸人上觀山僧下覷上觀觀
箇甚麼下覷覷箇甚麼良久曰對面不相識上堂道不在聲色
而不離聲色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隱顯縱橫無非佛事日用
現前古今凝然理何差互師自題其像曰吾真難邈斑斑駁駁
擬欲安排下筆便錯示寂閑維獲五色舍利骨石栓索勾連塔
于寺之東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潼川杜氏子上堂古佛心秪如今若不會
苦沉吟秋雨微微秋風颯颯乍此乍彼若為酬荅沙岸蘆花青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劒州陳氏子遊方至豫章大寧時法昌遇

禪師韜藏西山師聞其飽參即之昌問曰汝何所來師曰大寧
又問三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然曰不知昌曰吳中石佛大有
人不曾得見師惘然即展拜昌使謁翠巖真禪師雖久之無省
且不舍寸陰及謁黃龍杖積翠始盡所疑後首衆石霜遂開法
道吾徒雲蓋僧問有一無絃琴不是世間木今朝負上來請師
彈一曲師拊膝一下僧曰金風颯颯和清韻請師方便再垂音
師曰陜府出鐵牛上堂緊峭離水靴踏破湖湘月手把鐵蒺藜
打碎龍虎穴翻身倒上樹始見無生滅却笑老瞿曇彈指超彌
勒上堂昨日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拾得駱駝去
重賞千金一也無若向這裏薦得不着還草鞋錢上堂舉趙州
問僧向甚麼處去曰摘茶去州曰閑師曰道着不着何處摘茶
背後龍鱗面前驢脚翻身筋斗孤雲野鶴阿呵呵示衆不離當
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雖然先聖恁麼道且作箇模子搭

却若也出不得秤抱得古人底若也出得方有少分相應雲蓋
則不然騎駿馬繞須彌過山尋蟻跡能有幾人知師居院之東
堂政和辛卯死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覲日已夕矣侍僧
通謁師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致名喧
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照是真師叔是假師叔師即
當胷毆一拳死心曰却是真箇遂作禮賓主相得歡甚及死心
復領黃龍至政和甲午示寂時師住開福得訃上堂法門不幸
法幢摧五蘊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線黃龍從此入輪迴
福州玄沙合文明婆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私通車馬僧進
一步師曰官不容針
揚州建隆院昭慶禪師上堂始見新歲倏忽早是二月初一天
氣和融擬舉箇時節因緣與諸人商量却被帝釋梵王在門外
拗眼中努出頭來先說偈言裹裹颯輕絮且逐風來去相次走

綿綿休言道我絮當時撞着阿脩羅把住云任你絮忽逢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一句作麼生道於是帝釋縮頭入柳眼中良久曰叅

安吉州報本慧元禪師潮州倪氏子十九為大僧遍歷叢席於黃龍三關語下悟入住後僧問諸佛不出世達磨不西來正當恁麼時未審來不來師曰撞着你鼻孔上堂白雲消散紅日東昇仰面看天伍頭覷地東西南北一任觀光達磨眼睛斗量不盡演若何曾認影善財不往南方衲僧鼻孔遼天到此一時穿却僧出禮拜曰學人有一問和尚還荅否師曰昨日荅汝了也曰今日作麼生師曰明日來上堂僧問諸佛所說法種種皆方便是否師曰是曰為甚麼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師曰且莫錯會僧以坐具畫師喝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今之學者分見道不可以言宣便擬絕慮忘緣杜竇視聽如斯見解未有自在分諸人要會寂滅相麼出門不見一纖毫滿目白雲與青嶂師坐而不卧餘三十年示寂塔全身于峴山

吉州仁山隆慶院慶閑禪師福州卓氏子母夢胡僧授以明珠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彘年十一棄俗十七得度二十遍叅後謁黃龍於黃檗龍問甚處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脚跟好痛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龍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佛未必到慶閑境界龍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師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饑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月下美琵琶問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鷺鷥立雪非同色龍嗟咨而視曰汝剃除鬚髮當為何事師曰秪要無事曰與麼則鼓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何言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曰此間有辯上座者汝着精

彩師曰他有其文處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師曰作甚麼曰
他展兩手師曰甚處學這虛頭來龍大笑師却展兩手龍喝之
又問懞懞鬆鬆兩人共一椀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
是箇須彌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師曰兩重公案曰這裏
從汝胡言漢語著到同安如何過得時奚郎武在同安作首座師欲往見之師曰
源也須到這箇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拍火爐曰這箇是黑漆火
爐艸箇是黑漆香卓甚處是不到處師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麼
說話若是別人笑和尚去龍拍一拍師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
好僧堂師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師曰一深拄一柱曰此未
是好處師曰和尚又作麼生龍以手拍曰這柱得與麼圓艸枋
得與麼匾師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即趂去明日侍
立龍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方即方遇圓即圓曰
汝與麼說話猶帶唇齒在師曰慶閑即與麼和尚作麼生曰近

前來為汝說師拊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龍大笑曰一箇
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是學者爭歸之廬陵太守張公鑒請居
隆慶僧問鋪席新開不可放過師曰記取話頭曰請師高著眼
師曰蹉過了也室中垂問曰祖師心印纂作何文諸佛本源深
之多少又曰十二時中上來下去開單展鉢此是五蘊敗壞之
身那箇是清淨法身又曰不用指東畫西實地上道將一句來
又曰十二時中著衣喫飯承甚麼人恩力又曰魚行水濁鳥飛
毛落亮座主一入西山為甚麼杳無消息師居隆慶未朞年鍾
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道俗舟載而
歸居隆慶之東堂事之益篤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將示寂遺偈
曰露質浮世奄質浮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台松風澗
雪珎重知音紅爐優鉢泊然坐逝俾畫工就寫其真首忽自舉
次日仍平視闍維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北

四十里尺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計其所獲幾數斛
閱世五十五坐夏三十六初蘇子由欲為作記而疑其事方卧
疾夢有呵者曰閑師事何疑哉疑即病矣子由夢中作數百言
其銘略曰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
子由其知言哉

舒州三祖山法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喫鹽添得渴問如
何是道師曰十里雙牌五里單堠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少避
長賤避貴問如何是善知識所為度心師曰十字街頭一片甎
曰如何是十字街頭一片甎師曰不知曰既不知却恁麼說師
曰無人踏着上堂五五二十五時人盡解數倒拈第二籌茫茫
者無據為甚麼無據愛他一縷失却一端上堂明晃晃活鱍鱍
十方世界一毫末拋向面前知不知莫向意根上拈撥拍一拍
上堂架梯可以攀高雖升而不能達河漢鑄鍬可以掘鑿雖利
而不能到風輪其器者費功其謀者益妄不如歸家坐免使走
塵壤大衆鄉箇是塵壤祖佛禪道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邵武陳氏子幼穎邁一目五行長棄儒
得度訪道青山依雅禪師久之辭登雲居睠其勝絕殆終于此
山因閱華嚴十明論乃證宗要即詣黃檗南禪師席檗與語達
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所至議論奪席晚游西山與
勝首座棲雙嶺後開法石門久之遷泐潭僧問逢場作戲時如
何師曰紅爐爆出鐵烏龜曰當軒布鼓師親擊百尺竿頭事若
何師曰山僧不作這活計僧擬議師曰不唧唧漢又僧禮拜起
便垂下衆梁角曰脫衣卸甲時如何師曰喜得狼煙息弓弭壁
上懸僧卻攬上架梁曰重整衣甲時如何師曰不到烏江畔知
君未肯休僧便喝師曰驚殺我僧拍一拍師曰也是兎中得活
僧禮拜師曰將謂是收燕破趙之才元來是販私鹽賊問臨濟

栽松即不問百丈開田事若何師曰深着鉏頭曰古人猶在師曰更添鉏頭僧禮拜師扣禪牀一下乃曰問也無窮荅也無盡問荅去來於道轉遠何故況為此事直饒棒頭薦得不是丈夫喝下承當未為達士鄉堪更向言中取則句裏馳求語路失新機鋒捷疾如斯見解盡是埋沒宗旨玷汚先賢於吾祖道何曾夢見秪如我佛如來臨般涅槃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迦葉遂付阿難暨商那和脩優波毱多諸祖相繼至於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言豈不是先聖方便之道自是當人不信却自迷頭認影奔逐狂途致使玲瓏流浪生死諸禪德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到自己脚跟下褫剥究竟將來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重十方普現海會齊彰便乃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纖毫透漏山僧如是舉似若是衆中有本色衲僧聞之實謂掩耳而回笑破他口大衆且道本色衲僧門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天際雪埋千尺石洞門凍折數株松上堂釋迦老子當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釋迦老子旁若無人當時若遇箇明眼衲僧直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然雖如是也須是銅沙鑼裏滿盛油始得上堂顧視大衆曰青山重疊疊綠水響潺潺遂拈拄杖曰未到懸崖處擡頭子細看卓一下上堂寶峯高士罕曾到巖前雪壓松倒嶺前嶺後野猿啼一條古路清風掃禪德雖然如是且道山僧柱杖長多少遂拈起曰長者隨長使短者隨短用卓一下上堂顧視大衆曰石門巇嶮鐵關牢舉目重重萬仞高無角鐵牛衝得破毗盧海內作波濤且道不涉波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不遑無着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師因知事紛爭止之不可乃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德吾有愧黃龍叙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石藏普同塔

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

金陵保寧寺圓璣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須知有轉身師曰堂中瞌睡寮裏抽解曰便恁麼時如何師曰你鼻孔曰便一路曰如何是轉身一路師曰傾出你腦髓拽脫不用問前程從今日無短去也師曰作麼生會曰但知行好事來莫從他覓師曰須是恁麼上堂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古人與麼說話大似認奴作郎指鹿為馬若是聲不向已求亦不從他覓何故雙眉本來自橫鼻孔本來自直直且道如何是饒說得天花亂墜頑石點頭箕來多虛不如少實少實庭事良久曰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上堂事皆宜禾苗發秀蔬菜得時阿難如合掌迦葉亡山會上拈花微笑笑來猶涉離微爭似三家村裏種各知其時有事當面便說誰管雙目眉更右末後一着更須知擊拂子下座上堂廣尋文義境觀空水中捉月留傳心印特地多端德山臨濟杠子湖翻成特地若是保寧總不恁麼但自隨緣飲深遁白雲甘無為學之者敢問諸人保寧畢竟將三有良久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煞人有終不壞者二移以五色舍利塔于雨花臺之左南安軍雪峯道圓禪師南雄人也依積翠日宴坐論野狐話一云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云何曾墮野狐來師聞之悚然因詣積翠庵渡澗猛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栗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翠見為助喜住後上頌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裏求形息念用工夫石蟹啄一切尋常何報荅四恩師示寂闍維下版時二僧不落因果又省述偈曰不被蓋一條柳堂舉風幡話大澤無力偷得忙中些子閒

蘄州四祖山法演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心相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心體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上堂葉辭柯秋已暮叅玄人須警悟莫謂來年更有春等閑蹉了巖前路且道作麼生是巖前路良久曰嶮上堂主山吞却案山尋常言論拄杖子普該塵剎未足為奇光境兩亡復是何物良久曰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上堂佛祖之道壁立千仞擬議馳求還同點額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古聖到這裏垂一言半句要你諸人有箇入處忻以道伍頭不見地仰面不見天欲識白牛處但看髑髏前如今頭上是屋脚下是地面前是佛殿且道白牛在甚麼處乃召大衆舉頭師叱之

南康軍清隱潛庵清源禪師豫章鄧氏子上堂寒風激水成冰杲日照冰成水冰水本自無情各各應時而至世間萬物皆然不用強生擬議上堂先師初事棲賢諟泐潭澄歷二十年宗門奇與經論玄要莫不貫穿及因雲峯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以驗學者而學者如葉公畫龍龍現即怖

安州興國院契雅禪師僧問請師不於語默裏荅話師以拄杖卓一下僧曰和尚莫草草忽忽師曰西天斬頭截臂僧禮拜師曰墮也墮也上堂心如朗月連天靜遂打一圓相曰寒山子灘性似寒潭徹底清是何境界良久曰無價夜光人不識識得又堪作甚麼凡夫虛度幾千春乃呵呵大笑曰爭如獨坐明牕下花落花開自有時下座

齊州靈巖山重確正覺禪師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針挑不出匙挑不上過在阿誰綠雖千種草香秔一株蘭上堂不方不圓不上不下驢鳴狗吠十方無價柏樹林下座

處州廉泉院曇秀禪師僧問滿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問不與萬法為侶時如何師曰自家肚皮自家畫問如何是學

人轉身處師曰掃地澆花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高枕枕頭曰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鶯啼嶺上花發巖前問如何是衲僧口師曰殺人不用刀

南嶽高臺寺宣明佛印禪師僧問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便請拈出師直上覷僧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師曰金屑雖貴

蘄州三角山慧澤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衆側聆師卓拄杖一下僧曰荅即便荅又卓箇甚麼師曰百雜碎

南嶽法輪文昱禪師上堂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曰靈上加霜眼中添屑若也不會北斗藏單越

信州靈鷲慧覺禪師上堂大衆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盡在諸人脚跟下各請自家田互取會麼田互不田互認取歸家路智慧為橋梁柔和作依怙居安則慮危在樂須知苦君不見龐居士黃金拋却如糞土父子團圞頭共說無生語無生語何記取九夏雪花飛三冬汗如雨

黃檗積翠永庵主示衆山僧往庵來無禪可說無法可傳亦無差珎異寶秪收得續火燃頭一箇留與後人今他煙燄不絕火光長明遂擲下拂子時有僧就地拈起吹一吹師便喝曰誰知續火燃頭從這漢邊煙消火滅去乃拂袖歸庵僧吐舌而去

廬山歸宗志芝庵主臨江人也壯為苾蒭依黃龍於歸宗遂領深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到了令人笑眉毛本無用無渠左波俏未幾龍引退芝陸沈于衆一日普請罷書偈曰茶芽麄蕨初離焙筍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年春事辦得閒誰管板頭伍由是衲子親之師不懌結茅絕頂作偈曰千峯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閑

南嶽下十三世上

黃龍心禪師法嗣

陰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韶州黃氏子生有紫肉幕左肩右
袒如僧伽梨狀壯依佛陀院德備祝髮進具後遊方至黃龍謁
晦堂堂豎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
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尚談辯無所抵捂堂患之偶與語
至其銳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乃曰某到此弓折箭
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
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
耳師趯出一日聞知事搖行者而迅雷忽震即大悟趯見晦堂
忘納其履即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參得座禪某是悟得座堂笑
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僧問如何是黃龍接人
句師曰開口要罵人曰罵座是接人句驗人一句又作麼生師
曰但識取罵人問弓箭在手智刃當鋒龍虎陣圓請師相見師
曰敗將不斬曰恁麼則銅柱近標脩水側鐵關高鎖鳳凰峯師

曰不到烏江未肯休曰若然者七擒七縱正令金提師曰棺木
裏瞪眼僧禮拜師曰苦苦問承師有言老僧今夏句黃龍潭內
下三百六十箇釣筒未曾遇着箇錦鱗紅尾為復是釣頭不妙
為復是香餌難尋師曰兩過竹風清雲開山嶽露曰恁麼則已
得真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師曰是釣頭不妙是香餌難
尋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師曰瑞統禪和如麻似粟上堂
深圓幽遠無人能到釋迦老子到不到若到因甚麼無人若不
到誰道幽遠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
破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
後鳳銜歸上堂行脚高人解開布袋放下鉢囊去却藥忌一人
所在須到半人所在須到無人所在也須親到上堂拗折拄杖
將甚麼登山渡水拈却鉢盂匙筯將甚麼喫粥喫飯不如向十
字街頭東卜西卜忽然卜着是你諸人有彩著卜不着也怪雲

巖不得上堂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釋迦老子是躡紅蓮且道黃龍騎箇甚麼良久曰近来年老一步是一步上堂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佛既不亂濁水自清濁水既清功歸何所良久曰幾度黑風翻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上堂有時破二作三有時會三歸一有時三一混同有時不落數量且道甚麼處是黃龍為人處良久曰珎重

僧問如何是四大毒蛇師曰地水火風曰如何是地水火風師曰四大毒蛇曰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曰一大既爾四大亦同

室中問僧月晦之隂以五色彩著於瞑中令百千萬人夜視其色寧有辨其青黃赤白者麼僧無語師代曰箇箇是盲人師因王正言問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即死即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某甚疑之師曰如正言作漕使隨所住處即居其位還疑否王曰不疑師曰復何疑也王於言下領解師臨寂示偈曰說時七顛八倒默時落二落三為鄰五湖禪客心王自在休叅茶毗設利五色後有過其區所者獲之尤甚塔于晦堂丈室之北

隆興府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本州陳氏子印心於晦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為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紿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為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花雖逼真而非真花也上堂鼓聲纔動大根雲臻無限天機一時漏泄不孤正眼便合歸堂更待繁詞況埋宗旨縱謂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望鄉關又道著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直饒恁麼悟入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打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江

月照松風吹水夜清宵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箇中猶道不
如歸復何歸荷葉圓圓似鏡菱角尖尖似錐上堂三世諸
佛不知有恩無重報狸奴白牯却知有功不浪施明大用曉全
機絶蹤跡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
水一溪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祖師恁
麼說話瞎却天下人眼識是非別繼素座被僧到這裏如何辯
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解坐看雲起時

隆興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南雄州何氏子初謁大溈語禪師
無所得後謁黃龍龍示以風幡話久而不契一日龍問風幡話
子作麼生會師曰迥無入處乞師方便龍曰子見猫兒捕鼠乎
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
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屏去閑
緣歲餘豁然契悟以偈告龍曰隨隨隨隨昔昔隨隨隨隨後無人
識夜來明月上高峯元來秤是這箇賊龍頷之復告之曰得道
非難弘道為難弘道猶在已說法為人難既明之後在力行之
大凡宗師說法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子入處真實得
坐披衣向後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師復依止七年乃辭徧訪
叢林後出世黃龍終于泐潭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
京三下四回是後如何師曰灰頭土面曰畢竟如何師曰一場
懶懶開堂上堂舉浮山遠和尚云欲得英俊麼仍須四事俱備
方顯宗師蹊徑何謂也一者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師
子爪牙四得衲僧殺活柱杖得此四事方可縱橫變態任運卷
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儻不如是守死善道者敗軍之兆何故
棒打石人貴論實事是以到這裏得不脩江耿耿大野雲凝緑
竹含煙青山鎖翠風雲一致水月齊觀一句該通巴彰殘朽師
曰黃龍今日出世時當末季佛法澆漓不用祖師巴鼻不用金

剛眼睛不用師子爪牙不用殺活拄杖秤有一枝拂子以為蹊徑亦能縱橫變態任運卷舒亦能高聳人天壁立千仞有時逢強即弱有時遇貴即賤拈起則群魔羣迹佛祖潛踪放下則合水和泥聖凡同轍且道拈起好放下好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色心不異彼我無差豎起拂子曰若喚作拂子入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兩頭也是黑

牛卧死水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前見山秖是山見水秖是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澧州夾山靈泉院曉純禪師嘗以木刻作一獸師子頭牛足馬身每陞堂時持出示衆曰喚作師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道畢竟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有契者師示頌曰軒昂師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玄門疊疊開上堂有箇漢自從曠大劫無住亦無依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寸土立足且道十二時中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朝到西天暮歸東土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彭州黎氏子上堂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逢磨惘悵洛陽人未來面壁九年空冷坐金佛不度爐坐歇勞生走道逢不向華山圖上看豈知潘閬倒騎驢泥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錐不要南山要鼈鼻上堂舉趙州訪二菴主師曰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顛倒秤重衣衫不重人

陷興府雙嶺化禪師上堂翠竹黃花非外境白雲明月露全真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來不是塵遂舉拂子曰會麼認着依前還不是擊禪牀下座

泗州龜山水陸院曉淖禪師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巢父飲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許由洗耳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便喝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禮拜了退上堂田地穩密過犯彌天灼然擡脚不起神通游戲無瘡自傷特地下脚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具參學眼底出來共相理論要見本分家山不支岐路莫秪管自家點頭蹉過歲月他時異日頂上一推莫言不道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臨漳人也性質直而勇於道乃於晦堂舉舉處徹證根源機辯捷出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是男是女黃撥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笑上堂舉寒山偈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老僧即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為笑死心和尚見之歎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所付囑也

漳州南嶽雙峯景舜禪師上堂拈拄杖曰橫枯倒用諸方需步龍行打狗撑門雙峯棹在無事甲裏因風吹火別是一家以拄杖靠肩顧視大衆曰喚作無事得麼良久曰刀尺高懸着眼看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一下

溫州護國寄堂景新禪師郡之陳氏子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欲知護國當陽句且看門前竹一林

鄂州黃龍智明禪師一日上堂衆纔集師乃曰不可更開眼說夢去也便下座上堂南北一訣斬釘截鐵切忌思量翻成途轍師同胡逊檢到公安二聖胡問達磨對梁武帝云廓然無聖公安為甚麼却有二聖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潭州道吾仲圓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人恁麼道辟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或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亦如

騎馬向氷凌上行若是射鵰手何不向蛇頭上揩痒具正眼者試辯看良久曰駕鵞繡出自金針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般若風習雖膴仕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嘗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公誚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邪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嬈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犂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孳孳於道著發願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飯而已往依晦堂乞指徑捷處堂曰秪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曰聞木犀花香麽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麽老婆心切堂笑曰秪要公到家耳久之謁雲巖死心新禪師隨衆入室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麽處相見公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參得底使未着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俙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卧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為也不勝萬幸後作晦堂塔銘曰某夙承記莂堪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窣堵實深宗仰之歎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公復設頻蘩之供祭之以文吊之以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徒着眼看一把栁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

觀文王韶居士字子淳出刺洪州乃延晦堂問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曾忘食夜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棱塌地恰團圓呈堂堂深肯之

秘書吳恂居士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曰平生學解記憶

多聞即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
擊之即深領旨連呈三偈其後曰咄這多知俗漢皷盡古今公
案忽於狼藉堆頭拾得蹤跡義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
換等閑拈出示人秪為麦盤難看嗄堂荅曰水中得火世還稀
看着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却許老胡知
東林総禪師法嗣
隆興府泐潭應乾禪師袁州彭氏子上堂靈光洞耀迥脫根塵
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
古人恁麼道殊不知是箇坑穽貼肉汗衫脫不去過不得直須
如師子兒壁立千仞方能勦絶去然雖如是也是布袋裏老鴉
拍禪牀下座
廬山開先行瑛廣鑑禪師袁州毛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良
田萬頃曰學人不會師曰春不耕秋無望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君山點破洞庭湖曰意旨如何師曰白浪四邊繞紅塵
何處來上堂談玄說妙辟如畫餅充饑入聖超凡大似飛戈赴
火一向無事敗種焦芽更著馳求水中捉月以拂子一拂云適
來許多見解攪却了也作麼生是諸人透脫一句良久曰鐵牛
不喫欄邊草直向須彌頂上眠以拂子擊禪牀上堂彎石華弓
架興化箭運鄔羅延力定爍迦羅眼不射大雄庫不射藥山鹿
不射雲巖師子不射象骨獼猴且道射箇甚麼良久曰放過一
著上堂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學道須到佛祖道不得處若
不如是盡是燒草附木座精靈喫野狐涕嚥底鬼子華嚴恁麼
道辟如良藥然則苦口且要治疾阿唧唧
廬山圓通可僊法鏡禪師嚴州陳氏子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寸釘牛力曰學人不會師曰叅取不會底
紹興府象田梵卿禪師嘉興人姓錢氏僧問大悲菩薩用許多

手服作甚麼師曰富嫌千口少曰畢竟如何是正眼師曰從來
共住不知名問寒風乍起衲子開爐忽憶丹霞燒木佛因何院
主墮眉頭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為復是逢強即弱為復是
妙用神通師曰堂中聖僧却諳此事僧問象田有屠龍之劍欲
借一觀時如何師横拔拄杖僧便喝師擲下拄杖僧無語師曰
這死蝦蟇上堂春已暮落花絲絲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
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兮何處歸十方刹土奚相依老夫有箇
真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上堂佛法到此命若懸絲異目超宗
亦難承絡豎起拂子曰賴有這箇堪作流通於此覷得便見三
世諸佛向燈籠露柱裏轉大法輪六趣衆生於鐵圍山得開法
要聲非聲見色非色隨異類四生各得解脫如斯舉唱非但埋
沒宗風亦乃平沉自己且道如何得不犯令去柏禪林下座
東京褒親旌德院有瑞佛海禪師興化軍陳氏子初參黃龍南

禪師龍問汝為人事來為佛法來師曰為佛法來龍曰若為佛
法來即令便分付遂打一拂子師曰和尚也不得惱亂人龍即
器之後依照覺深悟玄奥上堂有佛世界以一塵一毛而作佛
事令見一法者而具足一切法故權為架閣有佛化内以忘言
寂默為大佛事使其學者離一切相即名諸佛故好與三下火
抄有佛土中以黃花翠竹而為佛事令覩相者見色即空故且
付與彌勒有佛寶刹以法空為座而示佛事俾其行人不着佛
求故勘破了句下有佛道場以四事供養而成佛事使知足者
斷異念故可與下載有佛妙域以一切語言三昧作其佛事令
隨機入者不捨動靜故為渠裝載大衆且道於中還有優劣也
無良久曰到者須知是作家參
臨江軍慧力院可昌禪師僧問佛力法力即不問如何是慧力
師曰踏倒人我山扶起菩提樹曰菩提本無樹向甚麼處下手

師曰無下手處正好着力曰今日得聞於未聞師曰莫把真金喚作鍮上堂佛法根源非正信妙智不能悟入祖師關鍵非大悲重願何以開通具信智則權實雙行如金在鑛全悲願則善惡可辯似月離雲大衆秪如父母未生時許多辯喻向甚麼處吐露良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默

黃州栢子山棲真院德嵩禪師上堂天地一指絕諍競之心萬物一馬無是非之論由是魔羅潛跡佛祖興隆寒山撫掌欣欣笑得呵呵大笑大衆二古聖笑箇甚麼良久呵呵大笑曰曇花一朶開逢春

廬山萬杉院紹慈禪師挂州趙氏子叅照覺問曰世尊付金襴外別傳何物覺舉拂子師曰畢竟作麼生覺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覺又打師於是有省遂奪拂子便禮拜覺曰汝見何道理便禮拜師曰拂子屬某甲了也覺曰三十年老將今日彼小卒折倒自此玄風大振推爲東林上首上堂先行不到若須彌立乎巨川末後太過猶猛士發乎狂矢或高或下未有準繩以是還非遣人點檢且道如何得相應去良久曰紅爐餘裏重添火炬赫金剛眼自開咄上堂我相別行最上機縱橫生死絕猜疑雖然塞斷群狐路返擲須還師子兒衆中還有金毛汨赫牙爪生獰者麼試出哮吼一聲看良久曰直饒有也不免玉溪寨主撩鉤搭索叅

南嶽衡嶽寺道辯禪師僧問拈槌舉拂即且置和尚如何爲人師曰客來須接曰便是爲人處也師曰麄茶澹飯僧禮拜師曰須知滋味始得

吉州禾山甘露志傳禪師僧問一等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山僧耳聾曰學人請益師曰去曰慈悲何在師曰自有諸方眼

東京褒親旌德寺諭禪師上堂新羅打鼓大衆上堂庭前栢子

問話燈籠露柱着忙香臺拄杖起作舞卧病維摩猶在牀這老漢我也識得你病休訝即當咄

隆興府西山龍泉夔禪師上堂衆集師乃曰秪恁麽便散去不妨要妙雖然如是早是無風起浪釘橛空中豈況拳枝引蔓說妙談玄正是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塵且道拂塵去屑是甚麽人卓拄杖下座

南康軍兜率志恩禪師上堂落落鳧鳬居村居郭莽莽鹵鹵何今何古不重己靈休話佛祖擲定釋迦鼻孔揭却觀音耳朵任他雪峯輥毬休管禾山打鼓若是本色衲僧終不守株待兎叅福州興福院康源禪師上堂山僧有一訣尋常不漏泄今日不囊藏分明為君說良久曰寒時寒殺時熱

慧圓上座開封酸棗千氏子世業農少依邑之建福寺德光為師性雅魯然勤瀑祖道堅坐不卧居數歲得度出游廬山至東林每以己事請問朋輩見其貌陋舉止乖疎皆戲侮之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顛而什了然開悟作偈俾行者書於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即日離東林衆傳至照覺覺大喜曰衲子叅究若此善不可加今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慧武庫謂證歡語非也）

內翰東坡居士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荆南聞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即微服求見泉問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左秤泉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於是尊禮之後過金山有馮公照客者公戲題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

寶峯文禪師法嗣

隆興府塊率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初首衆於道吾領數衲謁
雲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
凡柰何出言吐氣如醉人邪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尚不吝慈悲
智復與語錐劄之師茫然遂求入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
師曰曾看他語録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尚
否師曰闗西子沒頭腦柂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智曰
你但向衆臭氣處恭取師依教即謁洞山深領奥旨復謁智智
曰見闗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洎乎蹉過一
生遂禮謝師復謁真淨後出世鹿苑有清素者久恭慈明寓居
一室未始與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老人
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
為誰素曰慈明也其恭執侍十三年耳師乃起駭曰十三年堪
恭執侍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親之素問師所

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文見何人師曰黄龍南素曰南匾頭
見先師不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起駭遂袖香詣素作禮素起
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為人師益恭素乃曰憐子之
誠進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
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未後一句始
到牢關如是累月素乃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
然子雖文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為子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
在他日切勿嗣吾也師後嗣真淨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主虎
符領衆住徒密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滿口道不
得曰秪這箇別更有師曰莫將支遁鵝喚作古軍鵝問如何是
塊率境師曰一水拔藍色千峯削玉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七凹八凸無人見百手千頭秪自知上堂耳目一何清端居幽
谷裏秋風入古松秋月生寒水衲僧於此更求真兩箇湖孫垂

四尾喝一喝上堂兜率都無辯別却喚烏龜作鱉不能說妙談
真粗解搖唇鼓舌遂令天下衲僧覷見眼中滴血莫有飜嗔作
喜笑傲煙霞者麼良久曰笛中一曲昇平樂箕得生平未解愁
上堂始見新春又逢初夏四時若箭兩曜如梭不覺紅顏飜成
白首直須努力別着精神耕取自己田園莫犯他人苗稼旣然
如是牽犁拽耙須是雪山白牛始得且道莫孔在甚麼處良久
曰叱叱上堂常居物外度清時牛上橫將竹笛吹一曲自幽山
自綠此情不與白雲知慶快諸禪德飜思范蠡謾泛滄波因念
陳摶空眠太華何曾夢見浪得高名實未神游閑漂野跡旣然
如此具眼衲僧莫道龍安非他是已好上堂無法亦無心無心
復何捨要真盡屬真要假全歸假平地上行船虛空裏走馬九
年面壁人有口還如瘂叅上堂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
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秪這語聲是諸禪德大小德

大士秪會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印板上打將來模子裏脫將
去豈知道本色衲僧塞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門跳出斷常坑不
依清淨界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國有一般漢
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泊乎飜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
雲門大師道知是般事拈放一邊直須擺動精神着些筋骨向
混沌未剖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鄉堪更於他人舌頭上咂啖滋
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麼剔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
端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王一團喝一喝下座一日漕使
無盡居士張公商英按部過分寧請五院長老就雲巖說法師
最後登座橫拄杖曰適來諸善知識橫拈竪放直立斜拋換步
移身藏頭露角既於學士面前各納敗闕未免喫兜率手中痛
棒到這裏不由甘與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忍得衲僧正令自
當行卓拄杖下座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秪圖

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不離向甚麼處去元祐六年冬浴訖集衆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其徒遵師遺誡欲火葬捐骨江中得法弟子無盡居士張公遣使持茶且曰老師於祖宗門下有大道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敬俾塔於龍安之乳峯謚真寂禪師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自妙年遊方謁圓通璣禪師入室次璣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師曰恩大難酬璣大喜遂命首衆至晚為衆秉拂機進而訥衆笑之師有赧色次日於僧堂點茶因觸茶瓢墜地見瓢跳乃得應機三昧後依真淨因讀祖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每謂人曰我於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出住歸宗諂居淨因僧

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周秦漢魏問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赤心片片曰若是學人即不然師曰汝又作麼生曰昨夜擡頭看北斗依稀却似點糖糕師曰但念水草餘無所知上堂西來祖意教外別傳非大根器不能證入其證入者不被文字語言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若向這裏薦得可謂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齧一粒米直是呵佛罵祖有甚麼過雖然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喝一喝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歸宗會斬蛇未山解打皷萬象與森羅皆從這裏去擲下拄杖曰歸堂喫茶師以力恭深到語不入時每示衆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鱉子幾時知得或問曰寶華王座

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邪
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興元府梁氏子初謁真淨淨問近
離甚處師曰大仰淨曰夏在甚處師曰大溈淨曰甚處人師曰
興元府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措淨曰適來祗對一一
靈明一一天真及乎道箇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
甚處師曰某甲不會淨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師當下釋然服
勤十載所往必隨紹聖三年真淨移石門衆益盛凡衲僧扣門
但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學則徃治蔬圃率以為常師謂同行
恭上座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一日舉杖決瀑水濺衣忽大悟
淨詣曰此乃敢爾蠢苴邪自此迹愈晦而名益著顯謨李公景
直守豫章請開法雲巖未幾移居泐潭僧問教意即且置未審
如何是祖意師曰煙村三月裏別是一家春問寒食因悲郭外
春墅田無處不傷神林間壘壘添新冢半是去年來哭人這事
且拈放一邊如何是道師曰蒼天蒼天曰學人特伸請問師曰
十字街頭吹尺八村酸冷酒兩三巡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
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一決師曰大黃甘
草曰此猶是學人疑處師曰放待冷來看問向上一路千聖不
傳未審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曰為
甚不傳師曰家家有路透長安曰秪如衲僧門下畢竟作麼生
師曰放你三十棒上堂曰五九四十五聖人作而萬物覩秦時
轆轤鑽頭尖漢祖殿前樊噲怒嘗聞黃鶴樓崔顥題詩在上頭
靖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可知禮也君子務本本立
而道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驀拈柱杖起身云大
衆實峯何似孔夫子良久曰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卓柱杖
下座上堂劈火兩不晴直得五老峯頭黑雲霾靉靆洞庭湖裏白
浪滔天雲門大師忍後不禁向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禱祝

咒願願黃梅石女生兒子毋團圓少室無角鐵牛常甘水草唱一唱有甚麼交涉顧衆曰不因楊得意爭見馬相如上堂混元未判一氣岑寂不聞有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秋收冬藏正當恁麼時也好箇時節咐咐雪峯老漢却向虛空裏釘橛輥三箇木毬直至後人搆占不上便見溈山水牯牛一向膽大心麁長沙大虫到處齩人家猪狗雖然無禮難容而今放過二着孝經序云朕聞上古其風朴略山前華堯民解元且喜尊候安樂恭上堂今朝臘月十夜來天落雪群峯極目高低白綠竹青松難辯別必是來年蠶麥熟張公李公皆忻悅皆忻悅皆皷腹謳歌笑不徹把得雲簫繚亂吹依俙有如楊柳枝又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左之右之唱曰禪客相逢須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上堂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洞山和尚殺解夜半捉烏雞殊不知驚起隣家睡寶峯相席打令告諸禪德也好冷處着把火咄上堂古人道不看經不念佛看經念佛是何物自從識得轉經人舉拂子曰龍藏聖賢都一拂以拂子拂一拂曰諸禪德正當恁麼時且道雲巖土地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擲下拂子以兩手握拳叩齒曰萬靈千聖千聖萬靈上堂僧問教中道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未審此理如何師遂展掌點指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一羅二土三水四金五太陽六太陰七計都今日計都星入巨蟹宮寶峯不打這鼓笛便下座上堂大道縱橫觸事現成雲開日出水綠山青拈拄杖卓一下曰雲門大師來也說道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元來却是饅頭大衆雲門秖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寶峯即不然擲下拄杖曰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須還達本鄉昨日有人從淮南來不得福建信却道嘉州大像吞却陝府鐵牛唱一唱曰是甚說話笑倒雲居土地上堂祖師關捩子幽隱少

人知不是悟心者如何舉似伊喝一喝曰是何言歟若一向恁
麼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大覺世尊初悟此事便開方便門
示真實相普令南北東西四維上下鄭大李二鄧四張三同明
斯事雲巖今日不免做古去也擊拂子曰方便門開也作麼生
是真實相良久云十八十九瘦人夜走示衆拈拄杖曰衲僧家
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倒把橫拈自有意思所以昔日藥山和尚
問雲巖曰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巖曰是山曰弄得幾出巖曰弄
得六出山曰老僧亦解弄巖曰和尚弄得幾出山曰老僧秪弄
得一出巖曰一即六六即一山便休大衆藥山雲巖鈍置煞人
兩子父弄一箇師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秪消得自弄拽得
来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箇金睛欓幾鈎鐵爪吼一聲直令
百里内猛獸潛蹤滿空裏飛禽亂墜準上座未弄師子請大衆
高着眼先做一箇定場擲下拄杖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

師自浙回泐潭謁深禪師尋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纍餘
有省詣方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自經於延壽堂廁後出没
無時衆憚之師聞半夜特往登溷方脫衣悟即提淨水至師曰
待我脫衣脫罷悟復到未幾悟供籌子師滌淨已召接淨桶去
悟纔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者鄰悟曰諾師曰是當時在
知客寮見掉火紙頭有箇悟處麼叅禪學道秪要知箇本命
元辰下落處汝剗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豈不是汝
當時悟得麼又在知客寮移他枕子豈不是汝當時悟得麼汝
每夜在此提水度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麼因甚麼不知下落
却在這裏惱亂大衆師猛推之索然如倒壘甓由是無復見者
政和五年夏師卧病進藥者令忌毒物師不從有問其故師曰
病有自性乎曰病無自性師曰既無自性則毒物寧有心哉以
空納空吾未嘗顛倒汝輩一何昏迷十月二十日更衣說偈而

化闍維得設利皓圓光潔睛齒數珠不壞塔于南山之陽

盧山慧日文雅禪師受請日僧問向上宗乗乞師不吝師曰拄杖正開封曰小出大遇也師曰放過即不可便打

瑞州洞山梵言禪師太平州人也上堂有二僧齊出一僧禮拜一僧便問得用便用時如何師曰伊蘭作旃檀之樹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甘露乃蒺藜之園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寒山子勞而無功更有箇拾得道不識這箇意修行徒苦辛恁麼說話自救不了尋常拈糞箕把掃帚掣風掣顛猶較些子直饒是文殊普賢再出若到洞山門下一時分付與直歲燒火庖燒火掃地庖掃地前廊後架切忌攙匙亂筯豊干老人更不饒舌叅退與茶上堂一生二二生三遏捺不住廓周沙界德雲直上妙峯善財却入樓閣新婦騎驢阿家牽山青水緑桃華紅李華白一塵一佛土一葉一釋迦乃合掌曰不審諸佛子今晨改旦季春極暄起居輕利安樂行否少間專到上寮問訊不勞久立上堂臘月二十日一年將欲盡萬里未歸人大衆総是他鄉之客還有返本還源者麼聲拂子曰門前殘雪日輪消室内紅塵遣誰掃

德安府文殊宣能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四生無不照一點任君看上堂石鞏箭秘魔又直下會得眼裏空花堪悲堪笑少林客暗携隻履度流沙

杭州壽寧善資禪師上堂若論此事如鶻啄鐵牛無下口處無用心處更向言中問覔句下尋思縱饒卜度將来翻成戲論遍事殊不知本来具足直下分明佛及衆生纖毫不立尋常向諸人道凡夫具足聖人法凡夫不知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然則凡聖一致名相互陳不識本源迷其真覺所以逐境生心徇情附物苟能一念

情忘自然真常體露良久曰便請驚衆上堂諸方五日一叅壽
寧日日陞座莫怪重說偈言過在西來達磨上士處處逢渠後
學時時蹉過且道蹉過一着落在甚麼處舉起拂子曰一片月
生海幾家人上樓

南嶽祝融上封慧和禪師上堂未陞此座已前盡大地人成佛
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何生可利況菩提煩惱本自寂然生
死涅槃猶如昨夢門庭施設誑謾小兒方便門開羅紋結角於
衲僧面前皆成幻惑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
自有擎天勢不比尋常曲彔枝卓拄杖下座

瑞州五峯淨覺本禪師僧問同聲相應時如何師曰鶺鴒樹上
啼曰同氣相求時如何師曰猛虎巖前嘯問一進一退時如何
師曰脚在肚下曰如何是不動尊師曰行住坐卧上堂僧問寶
座既陞願聞舉唱師曰雪裏梅華火裏開曰莫便是為人處也
無師曰井底紅塵已漲天上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
麼不恁麼總不得諸人作麼生會直下會得不妨奇特更或針
錐四天此土上堂五峯家風南北西東要用便用以橛釘空咄
永州太平安禪師上堂有利無利莫離行市鎮州蘿蔔極貴廬
陵米價甚賤爭似太平這裏時豐道叅商賈駢闐白米四文一
升蘿蔔一文一束不用北頭買賤西頭買貴自然物及四生自
然利資王化又怎生說箇佛法道理良久云勸君不用鐫頑石
路上行人口似碑

潭州報慈進英禪師僧問遠涉長途即不問到家一句事如何
師曰雪滿長空曰此猶是時人知有轉身一路又作麼生師便
喝上堂報慈有一公案諸方未曾結斷幸遇改旦拈出各請高
着眼看遂擡下一隻鞋曰還知這箇消息也無達磨西歸時提
攜在身畔上堂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麼下去驚蛇入草不上

不下日輪杲杲喝一喝曰瀟湘江水碧溶溶出門便是長安道
上堂擲下拄杖却召大衆曰拄杖忽却祖師了也教甚麼人說
禪還有人救得也無喝一喝上堂驀拈拄杖曰三世一切佛同
入這窠窟衲僧喚作遼天鶻卓拄杖一下
瑞州洞山至乾禪師上堂洞山不會談禪不會說道秪是饑來
喫飯困來打睡你諸人必然別有長處試出來盡力道一句看
有麼有麼良久曰睦州道座
平江府寶華普鑑佛慈禪師本郡周氏子幼不茹葷依景德寺
清智下髮十七游方初謁覺印英禪師不契遂扣真淨之室淨
舉石霜處侍者話問之釋然契悟作偈曰枯木無華幾度秋斷
雲猶挂樹梢頭自從鬬折涅牛角直至如今水逆流淨肯之命
侍巾鉢晚徇衆開法寶華次移高峯上堂示禪別無奇特秪要
當人命根斷疑情脫千眼頓開如大洋海底輥一輪赫日上昇

天門照破四天之下萬別千差一時明了便能握金剛王寶劍
七縱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其或見諦不真影像彷彿尋言
逐句受人指呼驢年得快活去不如屏淨塵緣豎起脊梁骨著
些精彩究教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亦不
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卧雲門下有箇鐵門限更須猛著氣
力跳過始得擬議之間墮坑落塹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月
圓伏惟三世諸佛狸奴白牯各各起居萬福時中淡薄無可相
延切希寬抱老水牯牛近日亦自多病多惱不甘水草遇着暖
日和風當下和身便倒教渠拽杷牽犁直是搖頭擺腦可憐萬
頃良田一時變為荒草
瑞州九峯希廣禪師游方日謁雲蓋智和尚乃問興化打克賓
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智曰此是
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禪師琳曰你意作麼生師亦打一坐具

琳曰好一坐具秪是不知落處又問真淨淨曰你意作麼生師復打一坐具淨曰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淨因有頌曰丈夫當斷不自斷與化為人徹底流溪已後從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趂出院後住九峯衲子宗仰

瑞州黃檗道全禪師上堂以拂子擊禪牀曰一槌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吾皆有拈來普濟貧乏人免使波吒路逐走遂喝曰誰是貧乏者

瑞州清涼慧洪覺範禪師郡之彭氏子年十四父母俱亡乃依三峯龍禪師為童子日記數千言覽群書殆盡龍器之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從宣秘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真淨於歸宗淨遷石門師隨至淨患其深聞之弊每舉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道理邪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着華叵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摝魚鰕淨見為助喜命堂記未久去謁諸老皆蒙賞音由是名振叢林顯謨朱公彥請開法撫州北景德後住清涼示衆舉首楞嚴如來語阿難曰汝應覩此鑪中旃檀此香若復然於一銖室羅筏城四十里內同時聞氣於意云何此香為復生旃檀木生於汝鼻為生於空阿難若復此香生於汝鼻稱鼻所生當從鼻出鼻非旃檀云何鼻中有旃檀氣稱汝聞香當於鼻入鼻中出香說聞非義若生於空空性常恒香應常在何藉爐中爇此枯木若生於木則此香質因爇成煙若鼻得聞合蒙煙氣其煙騰空未及遙遠四十里內云何已聞是故當知香鼻與聞俱無處所即覩與香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師曰入此鼻觀親證無生又大智度論問曰聞者云何聞用耳根聞邪用耳識聞邪用意識聞邪若耳根聞耳根無覺識知故不能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故不能分別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

能聞何以故先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不能識現在五塵唯識過去未來五塵若意識能識現在五塵者盲聾人亦應識聲也何以故意識不破故師曰究此聞塵則合本妙既證無生又合本妙畢竟是何境界良久曰白猿已叫千巖晚碧縷初橫萬字鑪住景德日僧問南有景德北有景德德即不問如何是景師曰頸在項上崇寧二年會無盡居士張公於峽之善溪張嘗自謂得龍安悅禪師末後句叢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菴不知此事師問所以張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移知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為點破方叙悅末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得信既見其盛怒更不欲叙之師笑曰相公但識龍安口傳末後句而真藥現前不能辯也張大驚起執師手曰老師真有此意邪曰疑則別參乃取家藏雲菴頂相展拜賁之書以授師其詞曰雲菴綱宗能用能照天皷希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真覿面為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大慧處衆日嘗親依之每歎其妙悟辯慧建炎二年五月示寂于同安大尉郭公天民奏　賜寶覺圓明之號

衢州超化靜禪師上堂聲前認得已涉廉纖句下承當猶為鈍漢電光石火尚在遲疑點着不來橫屍萬里良久云有甚用處咄

南嶽石頭懷志庵主婺州吳氏子年十四師智慧院寶偁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肄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社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倡合歸天台何義邪師無對即出游方晚至洞山謁真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師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師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却

之庵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顧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或問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紫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崇寧改元冬曳杖造龍安人莫之留明年六月晦問侍僧曰早暮曰已夕矣遂笑曰夢境相逢我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即是報佛恩德言訖示寂於最樂堂茶毗收骨塔于乳峯之下

夔州雙溪印首座自見真淨徹證宗猷歸遁雙溪一日偶書曰折脚鐺兒謾自煨飯餘長是坐堆堆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銜花去不來又以觸衣碎甚作偈曰不掛寸絲方免寒何須特地裹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名甚處安

五燈會元卷第十七

三寶弟子

信官王福先　耿福通　秦斌　胡覺海　李福海

楊福高　趙剛　楊普昱　鄧普雨　丁貴

盧亨　趙智慧　李圓通　宮旺　朱旺

陳林　曹成　王貴　龔覺海　楊智

楊興　湯興　吳剛　胡福海　毛貴

賈真　韓義　李敬　周覺了　金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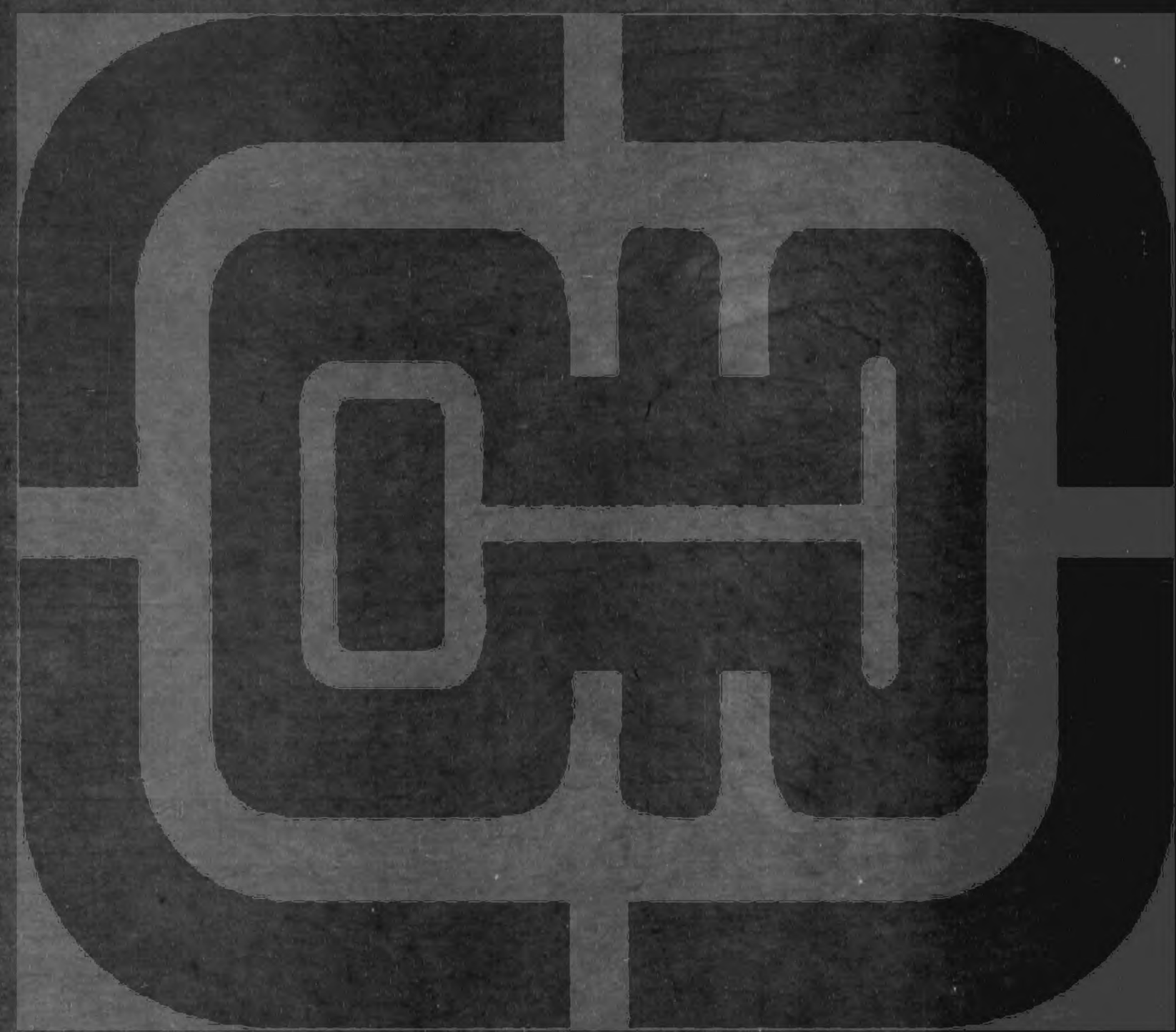
邢勝　劉福隆　徐福寧　張覺林　鄭榮

史貴　焦覺玄　馮吉祥　穆普光　張進

童原　劉成　王普通　盛普寶　李才

郭福　郭普政　王福剛　王福勝　劉青

李全　李覺寶　余榮五　陶覺聰　張興

潘貴　路甫山　彭福原　魯思聰　李勝

王旺　呂得山　趙福謙　王得
信人楊思成　張文敬　胡覺海
信女于妙玄　劉氏　伊氏　陸妙華　火妙金
唐妙惠　譚妙善　翁氏　潘妙受　李慧省
王善巳　康慧信　李善慧　張妙賢　夏妙真
應妙慧　丘氏　楊善智　何氏　楊氏
張氏　富慶奴　蔡氏衆信人等助刊
五燈會元第十六十七二卷